

鄉村捕釣散記



刘春龙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鄉村捕釣散記

莫言題 

刘春龙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捕钓散记 / 刘春龙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8206-3

I. ①乡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2735号

责任编辑:王 干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80千字 开本640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7.25 插页2

2010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206-3

定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第一辑 童年渔趣

- 田间的消遣·钓长鱼 / 003
- 明前的菜单·趟螺蛳 / 006
- 简捷的机关·鳅鱼卡 / 008
- 危险的爱巢·罩青窠 / 010
- 芦滩的馈赠·拾田螺 / 012
- 冲动的代价·钓黑鱼 / 015
- 秧歌的余韵·“吸”长鱼 / 017
- 诡异的巢穴·瓦钓 / 020
- 即兴的娱乐·虾罾 / 023
- 河边的嬉闹·兜网 / 026
- 计谋的较量·戳黑鱼 / 029
- 守候的回报·逮“吃水” / 031
- 技能的比试·抠螃蟹 / 035
- 灯下的激动·钓鮠 / 038
- 嬉水的收获·摸虾儿 / 040
- 启蒙的课业·钓鳌鱼 / 043
- 垛间的激情·轰沟 / 046
- 消暑的野趣·摸河蚌 / 048
- 得意的技法·钓沼虾 / 051
- 致命的诱惑·张甲鱼 / 054
- 匍匐的妙用·“囤”埭沟 / 057
- 恶搞的快乐·浑沟 / 059
- 远客的际遇·钓龙虾 / 063
- 智慧的滥觞·寻长鱼 / 065



目 录

河埠的秘密·摸“呆子” / 067

儿歌的联想·捉泥鳅 / 070

定力的修炼·钓螃蟹 / 072

随意的找乐·拉泥网 / 074

诱人的野火·照鱼 / 078

秋收的助兴·挖蟹 / 081

淘气的偶得·拾鱼 / 083

灵物的戏弄·捉龟 / 086

第二辑 生存状态

酒醉的劲舞·放老鸦 / 091

精致的陷阱·虾笼 / 095

惯常的活计·张丝网 / 099

另类的八卦·打鲚 / 102

潜伏的暗道·缦网 / 105

温柔的诱杀·抄把 / 107

凄艳的昙花·拉银鱼 / 109

经典的镜头·撒网 / 112

猎户的副业·张丫子 / 115

质朴的狂妄·虾囤儿 / 118

黄昏的劳作·拉弓网 / 120

岁月的流痕·张小钩 / 122

慵懒的等待·地龙 / 125

水边的对歌·捣大网 / 128

温馨的厮守·花篮 / 131

天才的野心·三层网 / 134

智者的工艺·张卡 / 136

恍惚的梦境·摇网 / 139





难避的灾祸·把海 / 141
欣慰的回归·撮网 / 144
淘来的美味·扒蚬 / 146
默然的艰辛·捣网 / 149
最初的历练·铲网 / 151
凄厉的疼痛·划钩 / 154
豪放的合唱·拉大网 / 156
暗藏的喜悦·寻甲鱼 / 160

第三辑 农家客串

悄然的干预·罩鱼 / 165
自爱的敝帚·趟网 / 168
悠长的亲情·抄长鱼 / 170
神奇的天网·扳大罾 / 173
乡野的枪手·打甲鱼 / 177
村姑的闲情·张螺蛳 / 180
水里的魔术·摸鳊鱼 / 183
秋夜的缠绵·拉蟹网 / 186
惊喜的连续·踮菱塘 / 188
试探的愉悦·捣闷叉 / 191
缜密的围城·打齿罩 / 194
农活的捎带·罾鱼 / 196
原始的群舞·刮沟 / 198
隆冬的暖意·摸鱼 / 201
孤独的旅者·扒钩 / 203
冬湖的豪情·崴星 / 206
劳累的慰藉·筢钩 / 208
平民的狂欢·出罾 / 210





第四辑 昨日风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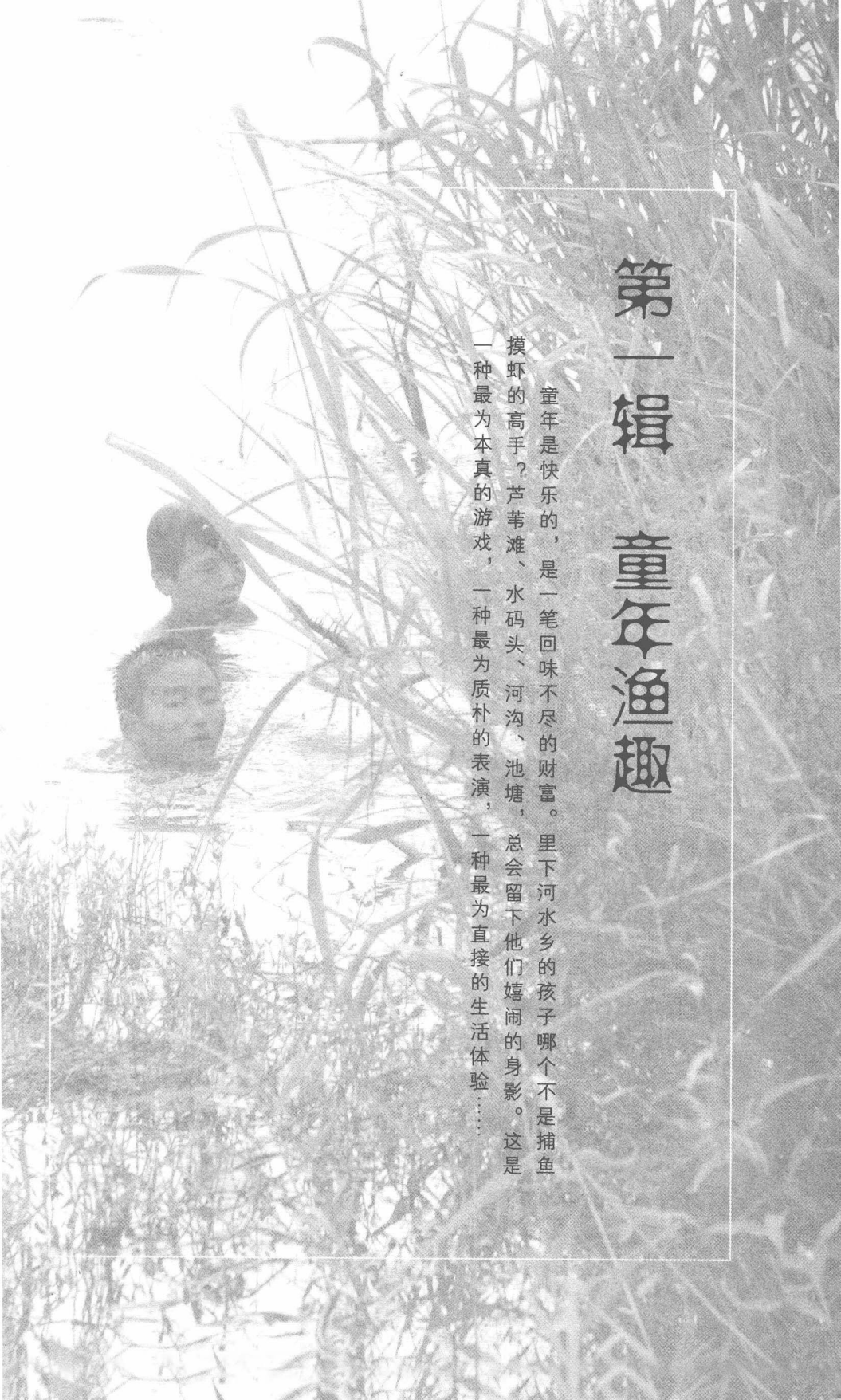
- 文人的梦游·跳白 / 215
- 湖底的谋略·鱼槽 / 217
- 无谓的惆怅·柴钩 / 219
- 截取的风景·闸箔 / 222
- 天造的兵阵·绷钩 / 224
- 棋手的闲着·蹴篓儿 / 226
- 湍流的慷慨·淌网 / 229
- 猜想的滋味·推虾网 / 232
- 浪漫的夜宴·排蟹 / 234
- 尊者的褻渎·牛屎钩 / 237
- 老到的练就·张条钉 / 239
- 预设的通道·扳蟹罾 / 241
- 皇城的围剿·龙罩 / 243
- 往古的水墨·篋筴 / 245
- 沔田的畅想·拉索 / 249
- 古乐的回放·敲提罾 / 251
- 亡途的突袭·划大罩 / 254
- 渐进的围捕·打箔 / 256
- 忘形的误撞·挂钩 / 258
- 默契的舞蹈·小鱼索 / 261
- 冰河的礼物·打冻鱼 / 263
- 夺命的洞穴·钓筒 / 265
- 亘古的节拍·鸣榔 / 268

后记 / 270



第一辑 童年渔趣

童年是快乐的，是一笔回味无穷的财富。里下河水乡的孩子哪个不是捕鱼摸虾的高手？芦苇滩、水码头、河沟、池塘，总会留下他们嬉闹的身影。这是一种最为本真的游戏，一种最为质朴的表演，一种最为直接的生活体验……





钓 长 鱼

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：“今鳝之与蛇，蚕之与蠋，状相类而爱憎异。”这当中说到的鳝，又叫黄鳝，也就是家乡常见的长鱼，外形上与蛇很相似，可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过去民间有种说法，说黄鳝和蛇是经常变换的，于是有人看见黄鳝总会联想到蛇，甚至于在饭桌上见了黄鳝竟不敢食用。当然了，现在的人还有什么不敢吃的呢？

长鱼一般生活在池塘、沟渠、稻田中，喜钻洞穴居，白天很少活动，夜间出洞觅食，多以蚯蚓、小鱼虾为食。

长鱼有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雌雄逆转，尺把长以下的几乎全是雌性，产卵后逐渐转化为雄性^①；长鱼又有护卵的特点，繁殖时口吐泡沫，聚成一堆，那卵就产在其中；长鱼还喜欢把头伸出水面呼吸空气。乡民们根据长鱼的生活习性，创造了多种捕捞的方法，光是钓，常见的就有三种。

里下河地区^②多沔田，长鱼也就很多。夏天才开了个头，水还有点凉，乡下孩子就性急地在沔田里蹚^③来蹚去了。他们是冲着逮鱼去的，逮鳖子，逮鲫鱼，逮泥鳅，碰上什么就逮什么，而长鱼是不会轻易让他们逮着的，或躲在泥下，或钻到洞里。孩子们才不急呢，自有办法捕到长鱼。

等太阳快落了，大人们也收工了，这时的田野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。他们一个个拎着竹篮出发了，竹篮里盛着的是早已备好的一大捧芦柴钩。那芦柴钩的制作再简单不过，筷子长短的一截芦柴，芦柴中间系庾^④把长的尼龙线，线上扣一把小





钩，钩上“挽”^⑤着蚯蚓。孩子们把这些芦柴钩很随意地插在沔田里，到了夜里，长鱼自然会出来觅食的。孩子们只管躺在床上，想象着长鱼上钩的情景。天还没亮，他们就得起来收钩了。几乎每一把钩上都是一条长鱼，有大有小，少有落空的。有时也会钓着泥鳅，那是少数。收获的长鱼，留点自食，其余卖了，得些零花钱，买几本小人书，买几个玻璃球，寻找新的乐趣。

秧插好了，不能再在田里乱蹿了，这时就要选择另外一种钓长鱼的方法。孩子们找来一根米把长的细细的钢丝，把一头磨尖了，弯成钩状，将整条的蚯蚓穿上钩，然后沿着田埂仔细地搜寻，看有没有长鱼的洞穴。长鱼洞大都贴着水面，洞口干净而光滑，一看就知道有长鱼游过。找到了长鱼洞，将穿着蚯蚓的钢丝沿着洞口慢慢往里伸，长鱼见有美食主动送上门，自会不假思索地享用，手上感觉到了，迅速把钩往外拉，长鱼也就钓到了。这种钓法虽慢，但挺刺激。

还有一种钓法，是钓做窠的长鱼。钓长鱼的老手很容易就能找到长鱼窠——产卵的长鱼有吐泡沫的习性，洞口也就常常积聚着成团的泡沫。长鱼又好把头伸出水面，直接呼吸空气。看准了，把钓饵在长鱼头的周围晃动、骚扰，那护卵的长鱼以为有异物入侵，就会猛地扑食，随着扑通一声，长鱼不幸而上钩了。想想，长鱼也是怪可怜的。

有好长时间看不到钓长鱼的了。沔田没有了不要紧，野生长鱼怎么就越来越少了呢？蛇也少了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也没办法。倒是我有时禁不住要问，现在的孩子（当然是乡下孩子了）还有会钓长鱼的吗？我真的不晓得。

① 这是渔民的说法。水产专家说，鳝鱼一般35厘米以下全为雌性，35厘米以上全为雄性。





②里下河地区：里下河并不是一条河，而是由下流许许多多河网构成的一大片洼地的统称。里下河地区位于江苏中部，是全省地势最低洼的区域。据《辞海》，“指淮河故道以南、里运河以东、范公堤以西、通扬运河以北地区。”

③蹚：也写作蹚，音 pán，徒步涉水的意思。

④度：音 tuǒ，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。

⑤挽：方言，意为把蚯蚓穿到鱼钩上。





趟螺蛳

“铁锅腔，铜锅盖，里面有个好小菜，有人吃来没人盖。”孩时的饭桌上，每每见到螺蛳，我总会想起这则谜语。谜语这个词是后来上学时才知道的，乡下孩子没那么早慧，只叫它“猜猜儿”。螺蛳也不叫螺蛳，叫螺螺。这“猜猜儿”倒蛮形象的，你看啊，螺蛳壳是锅腔，厝子是锅盖，谁吃了螺蛳肉，还会把厝子盖上呢？

螺蛳其实是一种软体动物，可家乡人还是把它跟鱼虾一起归入水产品一类。螺蛳不是什么稀罕物，里下河的河湖沟汊里到处都有。我们小时候吃的螺蛳，不是到菜场买，而是扛着趟网到河里趟的。乡下人家大多备有趟网，只为着闲时趟点螺蛳改善一下伙食。想起曾经的年代，螺蛳可是农家的一道“荤”菜呢。

趟网是农人自做的，一根长长的竹竿，根部绑上一张连着篾片的鱼网，网口成三角形。大人做趟网，孩子们蹲在一旁看着，过不了几天，他们也会做了。做好的趟网，随意倚在院墙上，或塞到夹巷里。谁家想吃螺蛳，只要得空，扛起趟网就走。

水乡人家，庄前屋后就是小河。想趟螺蛳了，站在岸边，将趟网支在河沿，网口挨着河底，使劲往前“趟”就是了。有时河面太窄，一网都趟到对岸了，那倒也好，把趟网平着水面拖回来，省得担心收网时逃走顺带的鱼儿。当然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不需这样小心翼翼，趟就尽管趟，收就尽管收，螺蛳是不会“游”走的，都在网里“藏”着呢。一网上来，泥草俱有，反复淘洗干净，再倒在岸上细细拣拾。虽说是趟螺蛳，可也少





不了捎带些小鱼小虾，运气好的话，还会碰上黑鱼鲫鱼。有人想多趟点螺蛳卖钱，那就要到湖荡、大河，或者垛田^①的沟汊里，大多是划着船去的。

乡下孩子少有不会趟网的。趟网于童年的我们而言，不仅是一种渔事行为，还是一种娱乐方式。放学或放假了，三五同伴，扛着趟网，背着鱼篓，齐聚到河边湖畔。这儿并没什么领地之争，谁先谁后无所谓。螺蛳又不像鱼虾，一惊就跑，它最多把厣子缩到壳里。就是有鱼虾，也只是些小不点，逃也逃不到哪去。趟网的人一多，就有逞能的欲望，这倒可以来个比赛了。大家都拉开架势，一比高下，河滩上热闹起来了。

也有闯祸的时候，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，说河埠头下的螺蛳又肥又大，还有做窠的虎头鲨。那天早上，我们几个就去趟了，许是这地方有的是食物，还真让他说准了，可紧接着就挨骂了。大人们看到河水一片浑浊，没法淘米洗菜了，有的还等着挑水呢，一个个满脸怒色，我们吓得赶忙溜了……

螺蛳是个好东西，老辈人说，清明前吃三次螺蛳，一年不害眼疾。趟来的螺蛳洗净了，放上清水养着，再换几次水，去掉泥渍，第二天就能吃了。螺蛳常见的吃法有两种，一种剪了尾子氽汤烧，一种挑出肉来炒着吃。我们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氽汤烧，也叫嘞螺螺，撩起一只，送到嘴边，轻轻一嘞，肉就出来了。兄弟姐妹多的人家，常常在饭桌上比试着吃螺蛳，看谁嘞得快，看谁吃得多，弄得一桌子螺蛳壳。这又有一则谜语说吃螺蛳的事儿：“生的是一碗，熟的是一碗，不吃是一碗，吃了还是一碗。”

① 垛田：里下河地区特有的地貌，田块像堆堆草垛一样浮在水面，大小不一，互不相连，以兴化市境内为多，兴化尤以垛田镇为多。故垛田有两解，一是特定地貌，一是行政区划。





鳅鱼卡

曾经读过曹文轩的小说《泥鳅》，讲述了一个年轻寡妇和少年之间的特殊情感。如曹先生一贯的文风，这个故事很温馨，很唯美。可我感兴趣的不止这些，还有小说中写到的一种叫“卡”的捕泥鳅的渔具。这不正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吗？那十斤子与三柳张鳅鱼卡的场景，仿佛就在身边，恍如昨日。

那时的里下河有太多的沔田，沔田有水，有水自然有鱼，这鱼又以鳅鱼为多。当春回大地，河水渐暖，原本猫冬的鱼儿会慢慢活跃起来。每每这个时候，乡村少年总要到沔田里张鳅鱼，工具就是“卡”了。和小说中的十斤子一样，我也曾有过二百把卡。

做卡很简单。从屋后的草垛上抽取二三十根芦苇，剥去叶，撅成一段段尺把长的秆儿。找来细细的篾丝，可跟做虾笼的要，也可自己劈，剪成一截截针样的“卡芒子”，约两厘米长短，将两头削得尖尖的，这就是卡了。然后在卡的中间扣一根两尺长的钓线，另一头系在苇秆上，一把鳅鱼卡就做成了。

张鳅鱼卡用蚯蚓作诱饵，以红蚯蚓为佳。因为蚯蚓很滑腻，那卡又尖又细，所以装饵时要用辅助工具。这其实就是一根羽毛管，鸡鸭鹅的都行。把羽毛管剪去尖的一端，将卡的一头插入管中，穿上蚯蚓，再将羽毛管退出来，这个过程叫“挽”卡。挽好了卡，就把钓线缠绕在苇秆上，排放在竹篮或水桶里。

傍晚前后，张鳅鱼卡的出发了，直奔沔田去。也有性急的，吃了午饭就下田了，只为抢个好地形。虽说还是“大集体”年





代，但张鳊鱼卡也只能选择自家生产队的田块。不然的话，容易发生“争斗”。就是自家生产队，也不见得就你一人张鳊鱼卡，张的人多了怎么办？似乎是约定俗成了的，几天下来，一个生产队的人很自然地划分了“势力”范围，像我就“分”到了靠近河边的一块田。也有不够分的时候，张鳊鱼卡的人太多了嘛。那也没关系，大家只管张下就是了，反正各人或多或少都作了记号，不会弄混的。曹先生写到的十斤子与三柳之间把卡弄混的冲突，纯属小说情节的需要，反正我没见过。

来到我的“领地”，沿着田埂，隔个三五米，取出一把鳊鱼卡，把缠绕的钓线放下，将卡往水田中一抛，钓竿插在田埂下。有时田里的水太浅了，就要赤脚下田，将卡张到墒沟里。明明知道早春的水会“咬”人，那也没办法。

鳊鱼卡要在田里过夜，第二天赶早来取。天刚蒙蒙亮，大家就忙着收卡了，我也不例外。到了田里，收起一把卡，见有泥鳅，往水桶里轻轻一甩，卡就脱了，泥鳅也掉了。个别鳊鱼怎么甩也甩不下来，定是吃得深了，就用剪子将钓线剪了。我这一趟收获不小，少有空卡的，还捎带了几条长鱼，都大半桶了。回到家，把鳊鱼分类，小的喂鸭子，大的或上街卖了，或腌了晒成鱼干，这和小说《泥鳅》中三柳的做法是一样的。

这样的故事不知演绎了多少年，但主角永远是乡村少年。虽说沔田早没有了，可他们又在湖荡里张上鳊鱼卡了，那卡也改成铁丝的了。

后来又读过曹文轩的几篇小说，文中的水乡风光于我竟然如此熟悉。一了解才知道，原来曹先生是盐城人。他的老家与兴化同属里下河板块，怪不得会有相似的风景、相似的民俗、相似的渔事呢。





罩青窠

总有一些记忆会被我们淡忘，总有一些已经淡忘的记忆，因了身临其境，而又蓦然想起。那天回老家，在得胜湖边，只是看见一丛芦苇，一条渔船，一张鱼罩，一个戳黑鱼的乡村少年，我就忽然想起罩青窠的事来。

说来有趣，知道罩青窠，纯属偶然。上中学时，每逢节假日，我们常常喜欢到湖里去玩。记得那是清明后了，我和阿根撑着小船去的。阿根比我长两岁，看上去已经像个大人了。我们在河道里张下丝网，然后把船撑到苇丛深处，一边崴^①船，一边吆喝，一边挥篙击水，目的是把苇丛里的鱼儿赶出去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鱼儿触网的水声了。也是高兴过头，正收着网，旁边突然冒出一条船来，冲着我们就是一顿怒吼，说是干扰他们了。我不服气，关你什么事？阿根连忙拦住我，忙不迭地打招呼。我挺纳闷的，阿根平时可不是这样的。等对方骂骂咧咧地离开，阿根才告诉我，他们是罩青窠的，不能有大动静，你再看那个头，真打起来我们要吃亏的。

吃亏不吃亏，我不想争辩，倒是对罩青窠来了兴趣，因为我不曾见过。阿根似乎不屑一顾，罩青窠有啥意思，半天罩不到一条，把性子都弄没了。可我却好奇的，就激他，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，你会吗？阿根也不生气，笑着说，下次我们再来，我爸经常罩青窠，信不？

再来的时候，小船上多了一张阿根家的鱼罩，鱼罩上刻意蒙上了一层鱼网，还有一把长柄的弯刀。我们选了一处偏僻的长

